

詔安客家話 -k 尾的消失及其所引起的音韻變化*

曹逢甫 葉瑞娟

國立清華大學

本文一方面討論了詔安客家話 -k 尾消失後所帶動的音韻變化，另一方面則著重於探究引起 -k 尾丟失的可能的原因。我們主張漢語方言聲調描述上有三大辨異徵性：調值、調型、調長。而這些辨異徵性如何在該語言的系統中產生互動以維持必要的辨異作用是驅使調類歷史演變的主要成因。此外，我們認為 -k 尾的消失其實反映出客家話裡古苗瑤語的底層效應，因此語言接觸也是音韻變化中重要的一環。

關鍵詞：詔安客家話，入聲 -k 尾的脫落，聲調演變，底層效應，語言接觸

1. 引言

關於詔安客家話的研究，過去著墨不多，在台灣僅有少數學者如洪惟仁 (1992)、呂嵩雁 (1995)、吳中杰 (1999)、陳秀琪 (2002)、廖烈震 (2002) 等進行相關調查及分析。在大陸方面有李如龍、張雙慶 (1992)、莊初昇、嚴修鴻 (1994) 等提出研究報告，不論是在大陸原鄉或在台灣崙背、二崙地區，處於閩客接觸地帶的詔安客家話都顯示出豐富的語言接觸現象，值得深入探究，而詔安客家話本身突出的音韻特點也為漢語方言研究開啓了另一個面向。本文將以在台灣崙背、二崙實地語言調查的語料為主，輔以在大陸秀篆所蒐集到的語料，¹ 討論詔安客

* 本文於「第二屆漢語方言小型研討會——客家語研究」(2004年12月4-5日，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語言調查室舉辦)宣讀時，得到連金發教授、嚴修鴻教授、洪惟仁教授及多位與會學者指正，謹致謝忱。並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在此亦一併致謝。最後感謝國科會補助本專題研究計畫「客家話的承續與調適：大埔和詔安客家話在東南亞、台灣與大陸原鄉的比較研究(2/2)」(NSC 92-2411-H-007-018)。

¹ 發音人資料：林創業 57歲 農 雲林縣二崙鄉來惠村新店路
廖偉成 27歲 教 雲林縣港尾鄉
王雪芳 32歲 公 福建省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北坑村
王象襪 59歲 公 福建省漳州市詔安縣梅中路

這篇文章得以完成要感謝上述諸位發音人，此外還要感謝申建平先生、楊永雄先生、李日存先

家話中入聲韻尾 -k 的消失及其所引起的音韻變化。

除了引言與結論外，本文的架構如下：第二節我們將先簡介詔安客家話基本的聲調系統，並考究入聲舒化的聲調變化以及連讀變調的情形，第三節則先將詔安客家話與江西某些地區的方言做一個比較，再探討 -k 尾消失的因素，第四節將由共時 (synchronic) 的音韻現象去論證消失的 -k 尾在整個語音系統所扮演的角色。

2. 詔安客家話的聲調

詔安縣位於福建省西南，與永定縣及廣東的大埔縣、饒平縣毗鄰，以說閩南話為主。莊初昇、嚴修鴻 (1994) 的調查指出只有秀篆鄉、官陂鄉、霞葛鄉、紅星鄉及太平鎮有客家話的分布，其中秀篆、官陂、霞葛是純客語區，據族譜記載，當地的居民在元末明初時由汀州遷入，因此該方言可說是閩西客家話的延伸。關於台灣詔安客家人的分布，我們參考了吳中杰 (1999)、李坤錦 (1999)、羅肇錦 (1999) 諸位的考究。據載漳州客家人於清代陸續遷居台灣，居住地遍布全島，但當初來台時因為與梅縣及海陸的客家話屬於不同系統，彼此無法溝通，所以誤以為自己所說的是閩南話的一支，再加上長期與閩南人接觸，久而久之這些人的客家話消失殆盡，如今只剩下雲林二崙、崙背兩鄉保留的比較完整，人口分布也比較集中，不過即使在這兩個地方，客家話流失的情形也相當嚴重，一般的年輕人只會很簡單的日常生活對話，即使是中老年人，他們的客家話也受到周圍閩南語的影響逐漸在變化，例如：原 v- 聲母轉變成 b- 聲母（如：烏 bu¹¹ ‘黑’、黃 boŋ⁵³）、‘玉米’不說成‘包黍’而說成‘番麥 fan¹¹ ma⁵⁵’以及鼻化韻的出現（如：□?iaũ⁵⁵ ‘表動物的小稱’），這些特點大陸詔安秀篆客家話都不具備。

2.1 聲調

在進入正式的分析之前，我們將先來看看詔安客家話的聲調系統。根據我們田野調查所收集到的資料，崙背、二崙地區共有六個聲調，調值及例字如 (1) 所示：

生、陳秀琪小姐、劉秀雪小姐、李偉哲先生、葉詩綺小姐等期間所提供的種種協助。

(1)	調類	調值	例字			
	陰平	11	雞 ke ¹¹	花 fa ¹¹		
	陽平	53	油 ɟiu ⁵³	錢 tɕ ^h ien ⁵³	魚 m ⁵³	牛 ŋju ⁵³
	上聲	31	水 fi ³¹	肚 tu ³¹	菜 ts ^h oi ³¹	
	去聲	55	豆 t ^h eu ⁵⁵	樹 ɕi ⁵⁵	麥 ma ⁵⁵	學 ho ⁵⁵
	陰入	24	骨 kut ²⁴	汁 tɕip ²⁴	屋 bu ²⁴	
	陽入 ²	4	墨 met ⁴	舌 ɟet ⁴		

關於聲調的演變有幾點必須說明如下：

1. 一般陰平讀成低平調 11，但古平聲次濁聲母字歸入陽平，讀成高降調 53，例子除了 (1) 所列的‘魚、生’外，還包括‘年 nen⁵³、熬 ŋau⁵³’等等，不過有少數的次濁聲母字讀為陰平的 11 調，如‘來 loi¹¹、毛 hm¹¹’。

2. 上聲不分陰陽皆為 31，古次濁聲母大部分仍讀做 31，如‘五 m³¹、老 lo³¹、卵 lon³¹’等，但少部分歸陰平，如‘尾 mui¹¹、奶 nen¹¹’。

3. 去聲不分陰陽皆讀為高平調 55，但有一部分的古去聲清聲母字讀成中降的上聲調 31，例子包括‘賃 tsai³¹、片 p^hiaŋ³¹、氣 k^hi³¹、應 ɟin³¹、蓋 koi³¹、菜 ts^hoi³¹’等。

4. 入聲根據聲母的清濁分成陰陽，古入聲濁聲母字讀成高調的 4，古入聲清聲母字大部分讀成上升調 24，但古入聲次濁聲母字除了‘襪 mat²⁴、旦 ŋit²⁴’讀成上升調外，目前所調查到的其他的例字全都讀成陽入，如‘蠟 lap⁴、粒 liap⁴、業 ŋiap⁴、入 ŋip⁴、且 ŋiet⁴、律 lut⁴、墨 met⁴’等。

5. 最值得注意的是古 -k 尾丟失後對原調類的衝擊及歸併問題。古入聲字根據聲母清濁的不同，朝不同的方向演變。古陽入 -k 尾字的演變相當一致，全歸入去聲，例如：‘獨 t^hu⁵⁵、藥 ɟio⁵⁵、白 p^ha⁵⁵’（為了方便區別，我們沿用陳秀琪 (2002) 所使用的名稱，將古去聲字稱為「去聲 A」，把由古入聲濁聲母字歸併而來的例字稱為「去聲 B」）。大部分的古入聲清聲母字在 -k 尾消失後仍保持入聲的 24 調，讀長音，而因為 24 是這個語言中唯一的上升調，因此即使入聲韻的短促感已消失，也不影響它的辨認性，例子包括‘福 fu²⁴、角 ko²⁴、屋 bu²⁴、祿 lu²⁴’等（同樣的我們把這類的字稱為「陰入 B」，把古清聲母 -p, -t 尾的入聲

² 我們與陳秀琪 (2002) 對於陽入調的調值在認定上相差頗大，陳秀琪將之記為 32，但我們將之認定為 4，我們將所採錄的語料進行電腦程式分析，發現陽入字的調值約在 350-370 Hz 之間，而 53 約從 420 Hz 降到 320Hz，陽入調介於 5 和 3 之間，所以我們把陽入記為 4。涂春景 (1998) 同樣把陽入調記成高調，不過他記錄的調值是 5，比我們記錄的 4 還高一些。

字稱為「陰入 A」)；此外，在我們的調查中，有少數的古次濁聲母入聲字在 -k 消失後歸為去聲，如：‘麥 ma⁵⁵、鹿 lu⁵⁵’，這也許是受到古濁聲母 -k 尾字的影響。去聲 B 和陰入 B 的出現就某種層面看來等於新增加了兩個陰聲韻，因為這兩個調的發聲長度明顯比古入聲調長，而與其他非入聲調無異，由於入聲調最大的特徵就是短促，若我們還將已經拉長的 24 及 55 視為入聲調顯然不合理。因此，就調類的數目來說，我們認為詔安客家話如果從歷史演變的角度來看應該有八個調類，除了 (1) 所列的六個外，還包括 -k 尾消失後所引發的陰入 B (24) 及陽入 B (55)，但如果從實際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則只有七個，因為失去 -k 尾的古濁聲母入聲調其調值與去聲調已沒有區別。

2.2 聲調歸併

關於聲調的討論，我們最關心的是入聲字調類歸併的問題。陰入 B 的問題比較簡單，我們已在上述第 5 點說明，但去聲 B 該如何解釋呢？為什麼 -k 尾消失後會往去聲而不是其他調類歸併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考察了其他鄰近的閩西客家方言及江西客家方言的變化情形，發現詔安客家話陽入調在失去 -k 尾後歸入去聲調並不是一個單一的例子，而是某些客家話普遍的趨勢，請看 (2)：

(2) 古 -k 尾字今變化³

等攝	宕開一	宕開三	江開二	江開二	梗開二	梗開二	通合一	通合三
例字	落	腳	學	桌	白	客	讀	竹
崙背	lo ⁵⁶⁸	kio ⁷	ho ⁵⁶⁸	tso ⁷	p ^h a ⁵⁶⁸	k ^h a ⁷	t ^h u ⁵⁶⁸	tʃu ⁷
秀篆	lo ⁵⁶⁸	kio ⁷	ho ⁵⁶⁸	tso ⁷	p ^h a ⁵⁶⁸	k ^h a ⁷	t ^h u ⁵⁶⁸	tʃu ⁷
長汀	lo ⁶⁸	tʃio ²⁷	ho ⁶⁸	tʃo ²⁷	p ^h a ⁶⁸	k ^h a ²⁷	t ^h u ⁶⁸	tʃu ⁷
寧化	lo ⁶⁸	kio ⁷	ho ⁶⁸	tso ⁷	p ^h ɿ ⁶⁸	k ^h a ⁷	t ^h u ⁶⁸	tsu ⁷
邵武	lo ⁶	kio ⁷	xo ⁶	tso ⁷	p ^h a ⁶ /p ^h ə ⁶	k ^h a ⁷ /k ^h ə ⁷	t ^h u ⁶	ty ⁷
武平	lɔu ⁷⁸	tɕiɔu ⁷	hɔu ⁷⁸	tsɔu ⁷	p ^h ɔu ⁷⁸	k ^h ɔu ⁷	t ^h ək ⁸	tsək ⁷
建寧	lɔk ⁸	kiɔk ⁷	hɔk ⁸	tsɔk ⁷	p ^h ək ⁸	k ^h ək ⁷	huk ⁸	tsuk ⁷
梅縣	lok ⁸	kiɔ ⁷	hɔk ⁸	tsɔk ⁷	p ^h ak ⁸	k ^h et ⁷ /hak ⁷	t ^h uk ⁸	tsuk ⁷

資料來源：除崙背與秀篆為筆者親自調查外，餘引自李如龍、張雙慶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³ 這邊我們採用《客贛方言調查報告》的體例，以 1, 2, 3, 4, 5, 6, 7, 8 分別代表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用兩個數字標示調類表示兩種不同來源今合而為一，如 56 表示不分陰陽去，68 表示陽入與陽去合併，三個數字表示該調有三個來源，如 568 表示陰陽去及陽入調今合為去聲一調。

秀篆、長汀、寧化、邵武、武平、建寧都位於福建與江西交界的山區，是閩西客家話的大本營，(2) 清楚的顯示了 -k 尾脫落後古濁聲母字歸去聲的演變方向（雖然有些是歸陽去，有些是歸去聲，但整體來說，大趨勢是往去聲變化），此外，連城客家話也朝這個方向變化，其古入聲清聲母字歸陽去，濁聲母字歸陰去（劉綸鑫 1998）。而除了閩西客家話之外，有些江西客家話也有相同的演變，劉綸鑫 (1998, 2001) 指出江西贛縣王母渡、安遠欣山、南雄烏迳等地，當陽入 -k 尾消失後，如果無法維持入聲調，其聲調都演變為陽去調。由此可見，古濁聲母 -k 尾字歸入去聲是客家話聲調演變中一個共同的方向，我們該如何解釋呢？⁴

首先我們來看看客家族群的形成與遷移，「客家」所指的其實是自晉朝永嘉之亂後自中原南遷的漢人（羅香林 1975）。當初中原漢族為了要躲避戰亂，第一次南遷，時間從晉末延續到南北朝，主要移居地點為安徽、湖北，甚至遠至江西中部；第二次遷移肇因於黃巢之亂，時間由唐宋五代延續至宋初，大多數是渡長江到達江西、福建南部、廣東北部。藍小玲 (1999) 指出這次南遷大部分都經過閩贛交界處的寧都、于都而到達寧化，再由寧化往汀江流域、閩粵邊區移動；到了宋末元初，閩贛地區的客家居民又因為戰事再起而有的第三次南遷，轉往廣東東部或北部；之後還有第四次及第五次的遷徙，在此不贅述。藍小玲 (1999:10) 在研究閩西客家話時，認為上述這些遷徙中，最具決定性的是第二次南徙，客家先民自中原移到贛南閩西，帶來了唐宋中原音，在此偏僻山區中度過了四百餘年，由於地理與時間的隔閡，使得此處的語音跟北方的中原音產生了很大的差異。

正是這樣的歷史背景，讓我們為古濁聲母 -k 尾字歸入去聲找到了比較合理的解釋。陳重瑜 (1992) 考究了《廣韻聲系》裡舒入聲字並列的諧聲系統，以尋求上古音到中古音（公元 601 年，即《切韻》成書那一年，正值隋朝末年）入聲變成舒聲的途徑，她的結論是：從上古音到中古音，除了晚期的一小段時間之外，入聲字不論聲母類別都先變為去聲，之後有些字又進一步變為上聲或平聲；而晚期的變化除了依循原本歸入去聲的路徑外（此為舊派），又多了一個新派的變化，即入聲可以不經過去聲而直接變為平或上。

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入聲舒化路徑於隋末已成形，而操中原音的中原漢族於唐宋五代至宋朝期間大量南遷至贛南閩西，這些事實提供了我們思考的方向：雖然

⁴ 在討論漢語方言的鼻音韻尾及入聲韻尾的演變時，Chen & Wang (1975:270-272) 指出入聲韻尾因為比較容易混淆，所以保留的不如鼻音韻尾完整，而且在入聲韻尾消失後，也不以元音的長短作為與其他元音的區辨依據，而是以聲調 (tonal contour) 作為主要的辨別特徵，與其他調類區隔開來。這給了我們一個思考的方向，可以探討漢語方言中入聲韻尾丟失後聲調演變的情況，看看其是否有一定的規律。

我們無法斷定這些客家話古 -k 尾是何時脫落的，但入聲舒化往去聲的大趨勢於客家先民第二次南遷前已然確定，如果這些客家先民的語音系統受到此一趨勢的影響，那麼歸入去聲就不是個太令人意外的發展。雖然北方中原音後來繼續發展，將入聲字派入三聲，但因為贛南閩西山區偏遠、與外界交通不易，因此自成一個體系，保留當時的語音系統，反而不受北方中原音後來的發展所影響，也就是說，我們或許可以把閩西和江西這些客家方言的古濁聲母 -k 尾字歸去聲這個特色視為是一種存古。

不過上述的說法雖然解釋了調類的轉變，但這只是語言外部的證據，而且它沒有提供任何引發轉變的理由，只能說是一種觀察結果，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回到語言系統本身，從語言內部來尋找聲調變換的方向。在詔安客家話中，陰入調原本是 24 的短調，當 -k 尾脫落後，這些陰入字選擇了最簡省、最直接的轉變方式，就是維持原來的 24 調型，把短音發成長音即可，這樣的選擇對語言使用者來說是最方便的，因為說話者不必另外尋求一個調類來替代，聽覺感知上也不會與其他調類混淆（因為陰入調是唯一的升調），即使 -k 尾掉了，但韻類仍然能夠維持，可說是一舉兩得。我們可以從陰入的例子推論陽入的變化，假設當初陽入字的 -k 尾丟失時，陽入字也選擇了跟陰入字一樣的道路，即把原本的入聲短調拉長成長調，那麼原本的 4 就會變成 44，以同樣的方式處理同性質的變化應該是很合理的推斷，如此一來，古濁聲母 -k 尾字的韻類也能夠維持，在不增加語言使用者負擔的前提下，這種方式再合適不過了。不過因為 44 和 55 就聽覺上來說實在是太接近了，語言使用者很難區辨兩者的差別，自然而然就把新增加的 44 等同於原本就存在的 55，也就造成了我們現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陽入 -k 尾字歸去聲的現象。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認為聲調的長短和調值在調類的轉換和歸併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對於上古音到中古音入聲的轉變我們當然無從得知當時各種調類的調值，不過詔安客家話的例子可以提供我們一些思考的方向。也就是說，假如我們的推論與陳重瑜的觀察都合理的話，那麼上古有許多入聲字的調型與中古去聲字的調型應該很接近，主要的差別在於入聲為短調而去聲為長調。

2.3 連讀變調

由於 -k 尾的丟失一定會對整個聲調系統造成影響，因此接下來我們迫切要知道答案的問題是：-k 尾消失後，連讀變調 (tone sandhi) 受到多少影響？古濁聲母 -k 尾字在併入去聲後，跟原本的去聲字變調行為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變

調規則當然相形之下會簡單許多，但如果不一致，說話者要如何區辨去聲 A 和去聲 B？此外，陰入 A 和陰入 B 雖然都是讀成 24 的上升調，但兩者的變調行為相同嗎？塞音韻尾的存在與否對變調規律到底有無影響？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請看 (3) 的雙字組連讀變調規則表。

(3)	後字 前字	陰平 11	陽平 53	上聲 31	去聲		陰入		陽入 4
					A 55	B 55	A 24	B 24	
	陰平 11	----	----	----	----	----	----	----	----
	陽平 5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上聲 31	11	11	55	11	11	11	11	11
去聲	A 55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B 55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陰入	A 24	5	5	5	5	5	5	5	5
	B 24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陽入 4	3	3	3	3	3	3	3	3

關於這個連讀變化表有幾點說明如下：

1. 詔安客家話只有前字變調，故表中只列出連讀時前字的聲調變化，虛線代表聲調不變。
2. 中平調 33 和高入聲調 5 是連讀時所產生的新調值。
3. 原 -k 尾消失後，產生了「陰入 B」和「去聲 B」，這使得去聲和陰入變調由一分為二，讓情況變得複雜。為了清楚起見，我們以 (4)「去聲＋去聲」和 (5)「去聲＋陰入」為例，將例子列出來，方便讀者比對：

(4)	後字 前字	去聲 A (55)	去聲 B (55)
	去聲 A (55)	大樹 t ^h ai ³³ ɕi ⁵⁵	大學 t ^h ai ³³ ho ⁵⁵
	去聲 B (55)	綠豆 liu ³³ t ^h eu ⁵⁵	毒藥 t ^h u ³³ ʒio ⁵⁵

(5)	後字 前字	陰入 A (24)	陰入 B (24)
	去聲 A (55)	後日 ‘後天’ ɕio ³³ ɲit ²⁴	大屋 ‘棺材’ t ^h ai ³³ bu ²⁴
	去聲 B (55)	白鐵 p ^h a ³³ t ^h iet ²⁴	鹿角 lu ³³ ko ²⁴

由表 (3) 可以發現古濁聲母 **-k** 尾字併入去聲後，其連讀變調與原去聲一致，皆為中平的 33 調，兩者並無區別，因此說話者在連讀的時候，無須區辨入聲 A 和入聲 B 兩種不同來源的字，而古濁聲母 **-p, -t** 尾字則變為新增的入聲調 3；而 **-k** 尾陰入字由於舒化，已失去原本入聲字的短促感，故在變調時與其他 **-p, -t** 尾的陰入字不同，前者為中平調 33，後者為入聲高調 5。由此觀之，雖然 **-k** 尾已經消失，我們仍可從陰入字的連讀變調察覺出它存在的痕跡。語言系統自身的調整能力由此可見，雖然入聲 **-k** 尾已脫落，但原本的韻類並沒有因此而被打亂，不管是陰入或陽入，**-k** 尾字都藉由連讀調的不同來維持與原 **-p, -t** 尾字的差別。

4. 變調的結果使得調型趨向中和 (neutralize)，原本的降調與升調皆變為平調，調類也由七個減為五個。

3. 入聲 **-k** 尾的消失及其成因

3.1 **-k** 尾消失的方言

莊初昇、嚴修鴻 (1994) 將漳屬四縣（南靖、平和、雲霄、詔安）的客家話分成南北兩片，南片以平和縣九峰鎮上坪客家話為代表，北片以南靖縣書洋鄉曲江客家話為代表，其中南片範圍較廣，每個鄉鎮的口音都稍有差異，就塞音韻尾的分布來看，上坪客家話與秀篆較為貼近，前者保留 **-p, -t** 尾，而 **-k** 被喉塞音 **-ʔ** 所取代，如‘落 loʔ⁵³、腳 kioʔ³⁴’，後者同樣保留 **-p, -t**，但原 **-k** 字的韻尾已消失，成為開音節 (open syllable)，如‘白 p^ha³³、腳 kio²⁴’。

一般而言，漢語方言的入聲韻尾及鼻音韻尾在演變時有著平行的變化，即先由 **-p/-m** 歸併到 **-t/-n**，再由 **-t/-n** 歸併到 **-k/-ŋ**，之後變成 **-ʔ**，最終走上消失的命運。方言研究者大致上來說都同意這種趨勢的演變，例如，劉綸鑫 (1998, 2001) 對各地方客家話入聲韻尾的分布情形做了詳盡的說明後，也構擬出客家方言入聲演變的趨勢，如 (6) 所示：

(6) **-p, -t, -k** → **-t, -k** → **-t** 或 **-k** → **-ʔ** → 無塞音韻尾 → 無入聲⁵

一般說來，發音部位在口腔後面的 **-k/-ŋ** 最容易被保留下來，而在客家方言區中，入聲韻尾通常都保持的很完整（以梅縣為代表），⁶ 與這些特點相較，詔安客

⁵ 關於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及入聲韻尾消失的趨勢請參考 Chen (1972, 1973)。

⁶ 話雖如此，不過不是每個人都認為客家話韻尾的完整是客家話本身系統保留的結果，例如：羅肇錦 (2002) 認為梅州境內客家話（包括蕉嶺、五華、平遠、大埔、豐順）會有完整的鼻音尾 **-m, -n**,

家話中 -k 尾的消失及 -p, -t 尾的保存就顯得特別，值得深入追究其成因。⁷

詔安客家話的入聲韻尾依照古韻的不同而分化，古咸深二攝今保留 -p 尾，古山臻曾攝今讀 -t，但古宕江梗通四攝的韻尾今已脫落成爲開音節，類似的演變見於江西大余客家話（黃雪貞 1997:259），其入聲韻尾都已消失，但大部分的古咸深山臻四攝例字仍維持入聲調，如‘甲 kə⁷、立 tie⁷、八 pə⁷、突 tʰə⁷’，而古宕江曾梗通五攝的入聲字大多數讀成陰平調，如‘腳 tɕio¹、桌 tso¹、北 pe¹、客 kʰa¹、竹 tɕy¹’，這兩種方言共同的趨勢都是原 -k 尾字演變的速度快於原 -p 和 -t 尾字。此外，藍小玲（1999）也提到江西瑞金方言的入聲清聲母字有此變化，其 -p, -t 保留，但 -k 已被 -ʔ 替代。

其實，-k 尾的消失不僅只見於秀篆。如前文所提，同屬漳州的上坪客家話以及位於江西的大余客家話、瑞金方言也有發現這樣的現象，此外，劉綸鑫（2001）的研究更顯示出還有另外一些江西客家方言的入聲塞音韻尾演變與本文所討論的詔安客家話情況類似，請看（7）：

(7) a. 安遠龍布

依古韻類分陰陽，古 -p, -t 尾字爲陰入調 (33)，帶有 -ʔ 尾，古 -k 尾字爲陽入調 (55)，無塞音韻尾。⁸

b. 贛縣王母渡

依古韻類分陰陽，古 -p, -t 尾清聲母字爲陰入調 (32)，帶有 -ʔ 尾，濁聲母字歸陰平 (44)，古 -k 尾清聲母字爲陽入調 (45)，無塞音韻尾，濁聲母字歸陽去調 (33)。

c. 贛縣韓坊、虎山信豐

依古韻類分陰陽，古 -p, -t 尾清聲母字爲陰入調，帶有 -ʔ 尾，其濁聲母字及古 -k 尾字爲陽入調，無塞音韻尾。

d. 安遠欣山

依古韻類分陰陽，古 -p, -t 尾清聲母字歸上聲 (31)，濁聲母字歸陰平 (35)，古 -k 尾字歸陽去調 (55)，無塞音韻尾。

-ŋ 及完整的塞音韻尾 -p, -t, -k 是受到粵語（也可以說是壯語）的影響，而不是客語南遷粵東的本來面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這篇文章。

⁷ 類似的演變在廣西玉林白話中也可發現，其入聲韻尾脫落主要集中在宕攝開口三等及梗攝開口二等中（皆爲 -k 尾字），僅少部分分布在其他攝（陳曉錦 1990）。

⁸ 這樣的說法其實很有問題，入聲最重要的特徵是發音短促，而且正因為發音短促，韻尾都會有塞音出現，如果字尾沒有塞音韻尾又要維持陽入調，在發音上其實很難辦到，所以我們認爲應該把這樣的調視爲非入聲調比較妥當，這樣的處理方式我們在 2.1 小節已提過。

e. 南雄烏迳

依古韻類分陰陽，古 $-p$, $-t$ 尾字歸陰平調，古 $-k$ 尾字歸陽去調，皆無塞音韻尾。

這些客方言皆位於江西東南，與閩西客家話比鄰，儘管這些方言有細部的區別，但卻顯現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共同趨勢。首先，古 $-p$, $-t$ 尾和古 $-k$ 尾分途演化，前者通常歸為陰入，比較容易帶塞音尾（如 $-ʔ$ ），後者通常歸為陽入，且塞音尾已丟失，也就是說， $-k$ 尾的變化速度比 $-p$, $-t$ 尾還快；再者，雖然 $-p$, $-t$ 尾消失後調類的歸併不是很一致，但當 $-k$ 尾消失後，如果無法維持入聲調，其聲調都演變為陽去調，如上述的 (b, d, e)，這點我們在 2.2 小節也已經討論過了。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就是，雖然現今大部分江西方言入聲韻尾保留的不如一般客家方言完整，各地的演變類型也不盡相同，但還是有一些位於江西西北及中南部地區的贛方言其演變趨勢與詔安客家話相仿，如 (8) 所列（劉綸鑫 1999）：

(8) a. 南昌、上高

$-p, -t \rightarrow -t$ $-k \rightarrow -ʔ$

b. 安義、奉新、靖安、東鄉、資溪、廣昌

$-p \rightarrow -p$ $-t \rightarrow -t$ $-k \rightarrow -ʔ$

這些方言共同顯示出來的趨勢是 $-k$ 先演變成比較容易丟失的喉塞音，照漢語方言一般的演變趨勢來說，喉塞音是入聲韻丟失前最後的演變階段，江西中部也有很多縣市（如：貴溪、鷹潭、余江等）的入聲韻也只剩下一個喉塞音。由此推測，(8) 中的 $-k$ 尾若再進一步演變，喉塞音會丟失，形成與詔安客家話類似的韻尾分布。

由前面的討論我們得知， $-k$ 尾的消失不僅是詔安客家話的特色，而是跨越了閩西客家話、江西東南客家話和江西西北贛方言很大一片地區共有的演變方向。江西東南部的客家話與詔安客家話因為地理位置接近，語言間彼此相互影響，因此他們有同樣的演變並不足為奇，但為什麼相隔遙遠的江西西北贛方言會展現出與詔安客家話相同的類型呢？這其實跟客家人的遷徙有關，劉綸鑫 (2002) 根據各地方縣志、史書及各姓氏族譜等資料，詳細說明客家人遷居江西省西北部的過程，這些客家人主要是要躲避明清兩代的倭寇、戰亂，相繼遷徙到宜豐、萬載、銅鼓、奉新、靖安等縣市（位於江西西北），因為搬遷的人數很多，所以勢力足夠與當地人抗衡，而且這些人的客家意識強烈，仍維持著客家的生活習俗及語

言。有了這些歷史上的證據，我們的問題就不難解釋，閩西的客家人於唐宋五代至宋朝就已移居當地，經過三、四百年的時間才又有一部分的人往江西西北搬遷，我們推測 -k 尾的脫落在客家人移往贛西北前已經發生，而由於他們維持著自己的方言，因此這項特色可以保留下來。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其成因。

3.2 -k 尾消失的原因

關於入聲韻尾消失的原因一直以來都吸引很多語言學家的關注與討論，如賀巍 (1995) (漢語官方話)、Yue (2002) (粵語)、張琨 (1993) (漢語方言的聲調發展)、溫端政 (1986) (晉語的入聲)、馮愛珍 (1993) (福州方言的入聲)、黃雪貞 (1997) (客家方言的入聲) 等等。接下來我們將先回顧前三者。賀巍 (1995) 對漢語官方話入聲消失的原因做了很詳盡的討論，他共舉出了六大項原因，如下所示：

- | | |
|-------------------|--|
| (9) a. 語音構造舒聲的空位 | 例如：包 <u>薄</u> 保報 知 <u>直</u> 指治 |
| b. 詞尾產生發展的影響 | 例如：八[paʔ] ⁹ 臘八儿[laʔ pæ] |
| c. 連讀變調變音合音所引起的變化 | 例如：一[iʔ] 一個[yɤ] (獲嘉話) |
| d. 文白讀的對立 | 例如：北[piʌʔ] _{~面} 北[pai] _{~京} |
| e. 詞彙發展和語法功能的不同 | 例如：學[ɕiao] _{動詞} 學[ɕyaʔ] _{名詞} |
| f. 古舒入兩讀舒聲的遺留 | 例如：度《廣韻》鐸韻徒落切，
“度，量也，又音渡” |

這些原因雖然能夠解釋部分入聲字為何消失，如：由‘借 tsia⁷’ (假開三去禡精) 和‘愜 sia⁷’ (梗開三入昔心)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的對比，我們可以說因為兩者的偏旁相同，入聲字受到舒聲字的感染，所以把塞音韻尾刪除 (這屬於 f 類的一種)。但是上述的因素卻還是不足以說明詔安客家話的特點，因為這些原因都無法合理解釋 -p, -t 和 -k 的不平行演變。

Yue (2002) 根據十九世紀末到現代一百多年間的粵語資料，發現入聲韻尾消失與兩項因素息息相關：原始粵語 (proto-Yue) 元音的緊度 (tenseness) 和高調值。當元音為緊元音 (tense vowel) 時，其在發音過程中會花費比較長的時間，因此容易佔據韻尾的子音原有的發音時間，使得子音脫落；而當元音為鬆元音 (lax

⁹ 由於聲調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因此省略不標。

vowel)，其發音時間原本就比較短，自然不易擠掉韻尾的子音，子音因此得以保留。另外，在討論以 $-\eta$ 或 \emptyset 對應於古 $-k$ 尾的方言時，他指出在東莞和寶安這兩個方言中，無入聲韻尾的開音節字一般都是上升調，例如「角」在東莞讀成 $[k\sigma^{224}]$ ，在寶安讀成 $[k\sigma^{35}]$ ，但若是讀成低調時，在前者會伴隨著 $-k$ ，如「石 $s\sigma k^{22}$ 」，後者會伴隨著 $-\eta$ ，如「石 $sia\eta^{22}$ 」，根據這些例子，Yue (2002:237) 主張上升調是原始粵語入聲韻尾的補償痕跡 (compensatory trace)。

張琨 (1993:178) 提到在現今江西臨川（贛方言）的入聲韻尾中是以 $-p$, $-t$ 相對應於 $*-p$, $*-t$ ，而以 $-\eta$ 對應 $*-k$ （同樣的 $-k$ 尾的變化早於 $-p$, $-t$ ）；而雖然梅縣的 $-p$, $-t$, $-k$ 保留的很完整，但當古 $-k$ 尾跟在前元音 $[e]$ 及 $[i\sim\epsilon]$ 後面時， $-k$ 會變為 $-t$ ，因此 $[-et]$ 實際上是來自 $[-ek]$ 和 $[-et]$ ， $[-it]$ 來自 $[-ik]$ 、 $[-iuk]$ （經由 $[-ik]$ ）、 $[-it]$ ，而 $[-\epsilon t]$ 源自於 $[-\epsilon k]$ 和 $[-\epsilon t]$ ，這是一種有條件的變化 (conditional change)。

Yue (2002) 和張琨 (1993) 都主張元音在入聲變化時具決定性的影響，這讓我們開始思考元音在詔安客家話中所擔任的角色。在處理聲調問題時，Kenstowicz (1994:323) 引用了 Leben (1973) 所提出的 OCP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原則，主張一個詞素 (morpheme) 中不允許兩個相鄰且相同的聲調一起出現。¹⁰ 這個原則原本是用來處理聲調，但後來也被應用來處理其他的音段 (segment) 特徵，例如 McCarthy (1986) 用這個原則來處理 Afar 這個語言中反雙音化 (antigemination) 的現象，在這個語言中有一條元音刪除的規則，即出現在 $\#CVC_CV$ 中不帶重音的元音（以底線表示）會被刪除，但如果刪除元音後會產生兩個相同的輔音時，元音刪除的規則就會停止運作，這就是為了要符合 OCP 這個原則的要求。有了這些認知後，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詔安客家話的情況。從共時的角度來看，詔安客家話中 $-p$, $-t$ 尾字和原 $-k$ 尾字韻母結構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可允許前元音和後元音，但後者只允許後元音，所以我們或許可以主張詔安客家話中也存在著有條件的變化，即 $*-k$ 不能和後元音共現，因為 $-k$ 和後元音都具有 $[+後(back)]$ 的特徵，但 OCP 卻不允許兩個同樣的特徵相鄰出現，也許就是為了要符合 OCP 的要求， $*-k$ 才會脫落，不過這樣的說法還有待進一步的驗證。

因此，接下來我們將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看看少數民族語言（尤其是畚族）所扮演的角色。客家話和畚話之間緊密的關係引起很多學者高度的關注，有些人甚至主張畚話就是畚族所說的客家話，其中以羅美珍 (1980) 為代表，不過他在〈客、土互動中的語言接觸〉(2002) 這篇文章中，稍微修正一下他的看法，

¹⁰ 原文如下：‘Adjacent identical tones are banned from the lexical representation of a morpheme.’。

提出畚客之間的雙向互動，認為兩種語言間互有影響。吳中杰 (2004) 從畚客的共同發展以及共通例外來論證畚客之間緊密相關（但他不傾向把畚話直接視為客家話的一種），其中一個例子是福安畚話（位於福建）和四縣客家話的比較，請看 (10)：

(10)	咸一	咸二	山一	山二	宕一	梗二
福安	ɔm/p	am/p	ɔn/t	an/t	ɔŋ/?	aŋ/?
四縣	am/p	am/p	on/t	an/t	ɔŋ/k	aŋ/k

(10) 是一二等元音的 o : a 對立，他主張雖然畚話和客家話之間共同發展的現象不容忽視，然而語音形式的共同保留 (shared retention) 只是語言之間的一般關係，更重要的是語音形式外的共同例外，這說明這兩種語言淵源匪淺，除了上述的一二等元音的 o : a 對立，其他例子尚包括全濁‘渠’字讀不送氣、‘梳’讀 -io 韻母、‘梯’字讀如蟹開一的 -oi、鍋子說‘鑊’、米食說‘粳’等，這些特色著重畚、客的共通例外，說明畚客之間的緊密關係。

儘管學者們對畚話和客家話之間的關係認定不很一致，但一般的共識是畚客關係緊密，因此在下文我們將從畚客的關聯來論述詔安客家話 -k 尾消失的原因。藉由考究客家話的常用語及這些用語跟苗瑤語、壯侗語的淵源後，鄧曉華 (1999) 主張客家話是北方漢人南遷到閩粵贛交界地區後跟當地畚族產生相互的文化影響後融合而成的，由於生活上的接觸，不論是畚話還是客家話，兩者同樣都是“多元一體”的產物，畚話的成分有源於苗瑤語的，也有源於壯侗語的，且前者大於後者，另外還包括源自於客家話的成分，而客家話是由最底層的壯侗語、中層的苗瑤語和最上層的北方漢語融合而成的，鄧文中所舉的其中一個例子是‘戴’，這個詞的古苗瑤擬音是 *nteɔŋC（這是王輔世和毛宗武 1995 的構擬），在畚話中讀 tɔŋ⁵，在梅縣客家話讀為 tuŋ。Sagart (2002:132-133) 同意鄧曉華 (1999) 的分析，也認為客家話中應該有非漢語（可能屬苗瑤語）的底層，此外，他還主張客家話和南部贛語是姊妹方言，因為它們共同擁有一些在別處沒有發現的創新。從這些討論我們得知，畚客不但都受到苗瑤語、壯侗語的影響，彼此間更緊密交織，因此若在這兩個語言的共時語音系統中看到少數民族語言的底層效應應該不足為奇。我們認為本文所討論的 -k 尾消失正是反映出這樣的底層，Sagart (2002:103) 在注釋中提到，川黔滇苗 (Hmongic) 在處理漢語借字時，對漢語原 -p, -t 結尾的字及原 -k 結尾的字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前者仍歸入入聲調 (D 調)，但後者卻歸入去聲調 (C 調)，他認為現今贛方言中許多 -p, -t 尾及 -k

尾不平行的現象其實正反映出川黔滇苗的影響。事實上，這種 -p, -t 尾和 -k 尾演變上的差異不僅只限於借字，根據李雲兵 (2003) 的研究，在苗語支語言（也包含一些川黔滇苗）本身的語音系統中，聲調的演變也是呈現出 -p, -t 尾和 -k 尾分途演化的情形，爲了方便比較，我們將部分演變整理於下：

(11)	瑤語支語言	苗語支語言
陰入 *-k	-ʔ, -p, -t (D1 → D1) ¹¹	∅ (D1 → B1)
	-ʔ (D1 → D1)	∅ (D1 → C1)
陽入 *-k	-ʔ (D2 → D2)	∅ (D2 → C2)
*-p, *-t	(相對於演變劇烈的 -k 尾，-p, -t 尾算是比較穩定。)	∅ (D1 → C1, D2 → A2) 擺托
		∅ (D → B) 楓香、臘乙坪 ¹²

由 (11) 我們可以知道入聲韻尾在苗語支語言中皆已消失，其所引起的聲調歸併則依照韻尾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方向，-p, -t 尾朝同一個方向演變，而 -k 尾自成一個系統；在瑤語支語言中，-k 尾的演變度比 -p, -t 尾的演變來的快，除了少數詞保留 -k 尾外，大部分的原 *-k 尾字都已演變成喉塞音 [-ʔ]，少部分演變爲 -p 或 -t。在這兩種語支中，-k 尾都佔有其獨特地位。

根據上述的研究，我們認爲詔安客家話 -k 尾的消失其實是反映少數民族語言的底層效應，因爲彼此交易、互動頻繁，進而產生了語言上的影響，不過我們無法確認這樣的變化是客家話直接受到川黔滇苗等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所產生的，還是川黔滇苗等少數民族語影響畬話後，透過畬客雙語人才再進一步影響到客家話的？關於這點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在前一節中我們提到具有 -k 尾消失特點的方言主要是閩西的詔安客家話、贛南客家話和贛西北的贛方言，透過客家話和南部贛語的姊妹關係以及客家人自閩西遷徙到贛西北的史實，我們對於這樣的分布絲毫不覺得訝異。

¹¹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相當於漢語聲韻的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

¹² 擺托爲貴州貴陽市青岩鎮擺托寨話的簡稱；楓香爲貴州黃平縣重興鄉楓香寨話的簡稱；臘乙坪爲湖南花垣縣吉衛鎮臘乙坪寨話的簡稱。

4. 共時音韻中 -k 所扮演的角色

在 2.3 小節中我們提到雖然 -k 尾脫落了，但在連讀變調上，這些例字靠著不同的變調規律來維持自身的韻類，而不與 -p, -t 尾字混淆，不過我們除了可以從連讀調上感知 -k 尾的作用外，我們還可以由其他方面驗證 -k 的存在。首先，雖然數量極少，但在我們實際的調查過程中，-k 尾字確實存在，單詞 (word) 中只有‘剝 tok⁴’這個例子，它除了單獨存在外，還可以跟其他名詞結合，形成動賓詞組，如‘剝豬肉 tok³ tɕy¹¹ ŋju²⁴’，-k 尾一樣被保留，至於其他的 -k 尾字，現在只保留在複合詞 (compound) 內，複合詞成為守衛 -k 尾的最後堡壘，¹³不過由 (12) 中王象襪先生的例子可以看到，即使是複合詞，也抵擋不住 -k 消失的趨勢。

(12)	王雪芳 (秀篆)	王象襪 (秀篆)	林創業 (崙背)	
□薰	pok ⁵ fun ¹¹	pok ⁵ fun ²⁴	pok ³ fun ¹¹	‘抽煙’
□掌	pok ⁵ tʃoŋ ³¹	<u>po</u> ⁵⁵ tʃoŋ ³¹	pok ³ tʃoŋ ³¹	‘拍掌’

其次，-k 尾的存在可由詔安客家話舒聲促化的現象中得知。鄭張尙芳 (1990) 指出舒聲促化主要見於山西地區 (馬文忠 1985, 1989, 溫端政 1986, 賀巍 1996)，但實際分布地域很廣，東至舟山，西至山西，北到內蒙，南到粵北、台灣。溫端政 (1986) 認為舒聲變促這樣的現象可能與急讀或輕讀有關，出現在前面音節的一般都是因為急讀，出現在後面音節的一般都是因為輕讀。由此可知，促化的主要原因為縮短音節，而入聲韻尾的增生使得原有的聲調特徵消失，被歸入具有短促特徵的入聲調。大陸秀篆的詔安客家話沒有促化的現象發生，但在崙背、二崙的詔安客家話中卻存在著促化現象。在我們所收錄到的促化例子中，促化只發生在前面音節，而且只出現在急讀的時候，若是慢讀，則促化不發生，如‘這個地方’慢讀為‘lit²⁴ tɕia³³ bi¹¹’，速讀為‘lit²⁴ tɕiap⁵ bi¹¹’，而且促化都侷限於虛詞 (function word)，包括指示詞 (demonstrative) ‘這 li²⁴/lia²⁴、那 ka²⁴’、類別詞 (classifier) ‘隻 tsa²⁴、個 tɕia²⁴’，今以‘這’為例，請看 (13)：

¹³ 類似的例子其實不少，例如：英文的 *cock* 這個字現在鮮少被用來指‘公雞’，一般人幾乎都用 *rooster* 來代替 *cock*，但在說到「風信標」時，我們還是說 *weather cock*，而不會說 **weather rooster*，*cock* 也在複合詞中被保留下來。

(13) 發音人：廖偉成先生

例字	發音
這半	li ⁵ pan ³¹
這個	li ⁵ tɕia ²⁴
這個地方	li ² tɕiap ⁵ bi ⁵⁵
這個人	li ⁵ kai ³¹

比較有趣的是促化時入聲韻尾的變化，所增生的入聲韻尾會隨著後字的音節首 (onset) 的發音部位而不同，發生逆向同化 (regressive assimilation) 的現象，當後字以雙唇音 (bilabial) 為音節首時，-p 會附加成為 'li²⁴' 的韻尾，當後字以齒槽音 (alveolar) 或上顎音 (palatal) 為音節首時，-t 會附加成為 'li²⁴' 的韻尾，而當後字以軟顎音 (velar) 為音節首時，附加到 'li²⁴' 的是 -t，照道理說，軟顎音應該會引發 -k 的增生，但因為 -k 尾幾乎已經消失殆盡，所以語言使用者選擇了離 -k 比較近的 -t 為替代，這也證明了雖然我們無法在表層上察覺到 -k 尾，但 -k 的作用卻潛存在這個系統中，只等待適當的環境引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麼該『什麼』」這個詞，原本的 [ma] 受到後面 k- 聲母的影響而促化，增生了一個 -k 韻尾，這樣的現象不論是在大陸或在台灣皆相同，如 (14) 所示：¹⁴

- (14) 王雪芳（秀篆） 王象襪（秀篆） 林創業（崙背）
 麼該 ma⁵ kai¹¹ ma⁵ kai¹¹ ma³ kai³¹ '什麼'

(14) 的麼該是個反例嗎？它和 (13) 的『這個人』屬於同一種類型，但為何會呈現出不同的演變呢？我們認為這不是反例，而是受到其他客家方言影響的結果，麼該是個使用頻率非常高的一個詞，而且在其他客家方言中都是增生 -k 尾而非 -t 尾，由於詔安客家話相對於其他客家話（如海陸或四縣）而言是屬於比較弱勢的一方，因此在語言接觸時產生了向強勢語言靠攏的變化應該不是個太令人訝異的結果，不過我們也主張只有高頻率的使用才會促使這樣的變化產生。

¹⁴ 我們認為客家話中麼該的麼是個開音節 (open syllable) 的字，這一點可以藉由和客家話中其他也牽涉到麼的例子比對而得知，如麼人 man-nin '誰' 或麼儕 ma-sa '誰'。這三個例子顯示如果後字的聲母可以和前字組合成客家話所允許的音節結構時，則前字會有韻尾的增聲，如麼該 [ma⁵-kai] 和麼人 [man-nin]；反之，如果兩者結合會形成不合法的音節結構，則前字維持原讀音，如麼儕 [ma-sa]。關於「甚麼」一詞的歷史演變，請見太田辰夫 (1988)、江藍生、白國維譯 (1991)。

5. 結論

本文一方面討論了詔安客家話 -k 尾消失後所帶動的音韻變化，另一方面則著重於探究 -k 尾丟失可能的原因。我們主張漢語方言聲調描述上有三大辨異徵性：調值、調型、調長，這些是驅使調類歷史演變的主要成因，以本文所討論的詔安客家話為例，原陰入 -k 尾丟失後，把原本的 24 調型拉長，而由於該語言本來就沒有升調的調型，因此 -k 尾脫落後得以維持原調型，不與其他調型合併，而由陰入的例子去推測原陽入 -k 尾丟失後的變化，我們發現如果把原本的入聲短調 4 拉長成為 44 時，因為這個調值與原本的去聲 55 調相當接近，而且 44 和 55 的調型類似，都是高平調，因此產生了聲調上的歸併，使得原陽入 -k 尾字歸入去聲。

詔安客家話 -k 尾的消失不管是在客家方言或漢語方言中都是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本文詳細考察了與詔安客家話相鄰的江西方言（包括贛方言和客家方言）其入聲韻尾丟失的情況，發現 -k 尾脫落主要發生在閩西的詔安、上坪客家話、贛南客家話和江西西北部的贛方言，這樣的分布與客家人的遷徙及古苗瑤語、古壯侗語和畬話的影響有關。我們認為這樣的現象其實反映出客家話中古苗瑤語的底層效應，換句話說，我們認為語言接觸是這個音韻變化很重要的影響因素。

引用文獻

- Chang, Kun. 1975. Tonal developments among Chinese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46.4:636-709.
- Chen, Matthew Y. 1972. *Nasals and Nasalization in Chinese: An Essay in Natural Phon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Chen, Matthew Y. 1973.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 case study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38-63.
- Chen, Matthew Y., and William S-Y. Wang. 1975. Sound change: ac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anguage* 51.2:255-281.
- McCarthy, John. 1986. OCP effects: gemination and antigemin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7:207-263.
- Kenstowicz, Michael. 1994.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Blackwell.
- Sagart, Laurent. 2002. Gan, Hakka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ed. by Dah-an Ho, 129-153.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Se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 Yue, Anne O. 2002. Development of the stop endings in the Yue dialects. *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ed. by Dah-an Ho, 217-245.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Se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 太田辰夫. 1988. 《中國語史通考》。東京：白帝社。
- 太田辰夫著，江藍生，白維國譯. 1991. 《漢語史通考》。重慶：重慶出版社。
- 王輔世，毛宗武. 1995. 《苗瑤語古音構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吳中杰. 1994. 〈尋找台灣漳州客〉，《客家》4:17-23。
- 吳中杰. 1999. 《台灣福佬客的分布及其語言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吳中杰. 2004. 《畬族語言研究》，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呂嵩雁. 1995. 《台灣詔安方言稿》。台北：台灣語文學會。
-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坤錦. 1994. 〈漳州客家初步探討〉，《客家》4:28-31。
- 李雲兵. 2003. 〈苗瑤語聲調問題〉，《語言暨語言學》4.4:683-712。
- 洪惟仁. 1994.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 馬文忠. 1985. 〈大同方言舒聲字的促變〉，《語文研究》1985.3:64-65。
- 馬文忠. 1989. 〈大同方言變音別義三例〉，《中國語文》1989.5:399。
- 涂春景. 1998. 《台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台北：涂春景發行。
- 張琨. 1993. 《漢語方音》。台北：學生書局。
- 莊初昇，嚴修鴻. 1994. 〈漳屬四縣閩南話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3:81-87, 94。
- 陳秀琪. 2002. 《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碩士論文。
- 陳重瑜. 1992. 〈中古音之前入聲舒化的路線〉，《中國語文》1992.5:352-363。
- 陳曉錦. 1999. 〈廣西玉林白話古陽聲韻尾、入聲韻尾脫落現象分析〉，《中國語文》1999.1:30-33。
- 賀巍. 1995. 〈漢語官話方言入聲消失的原因〉，《中國語文》1995.3:195-202。
- 賀巍. 1996. 〈晉語舒聲促化的類別〉，《方言》1996.1:49-51。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黃雪貞. 1997. 〈客家方言古入聲字的分化條件〉，《方言》1997.4:258-262。
- 溫端政. 1986. 〈試論山西晉語的入聲〉，《中國語文》1986.2:124-127。
- 廖烈震. 2002. 《雲林縣崙背地區詔安客話音韻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碩士論文。

- 劉綸鑫. 1998. 〈客家方言的入聲〉, 收錄於李如龍、周日健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275-288。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劉綸鑫.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綸鑫. 2001. 《江西客家方言概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劉綸鑫. 2002. 〈贛西北客家和客家方言〉, 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34-50。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鄭張尚芳. 1990. 〈方言中的舒聲促化現象略說〉, 《語文研究》1990.2:6-9。
- 鄧曉華. 1999. 〈客家話跟苗瑤壯侗語的關係問題〉, 《民族語文》1999.3:42-49。
- 藍小玲. 1999. 《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羅美珍. 1980. 〈畬族所說的客家話〉,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0.1:76-88。
- 羅美珍. 2002. 〈客、土互動中的語言接觸〉, 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1-7。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羅香林. 1975. 《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古亭。
- 羅肇錦. 1994. 〈「漳泉門」的閩客情節初探(上)〉, 《客家》4:32-38。
- 羅肇錦. 2002. 〈梅縣話是粵化客語說略〉, 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34-50。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Received 2 March 2005; revised 2 October 2005; accepted 29 November 2005]

曹逢甫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fftsao@mx.nthu.edu.tw

葉瑞娟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d908702@oz.nthu.edu.tw

The Loss of *-k* in Checked Syllables and the Phonological Changes this Induces in Zhao'an Hakka

Feng-fu Tsao and Jui-chuan Yeh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is paper concerns two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loss of *-k* in checked syllables in Zhao'an Hakka: (1) What kinds of phonological changes will be induced by such a loss? And (2) what are the possible causes? To answer the first question, we propose that three major, distinct tonal features—tonal value, tonal pattern, and tonal length—play crucial roles in determining tonal change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it i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three features in the system that we are able to give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of the tonal developments that have occurred after the loss of the final *-k* in the dialect under consideration. To answer the second question, we suggest that the loss of *-k*, in fact,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a Hmongic substratum. This is a clear case of language contact constituting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in phonological change.

Key words: Zhao'an Hakka, loss of *-k*, tone development, Hmong substratum, language contact